

三國志傳
(易學十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三才圖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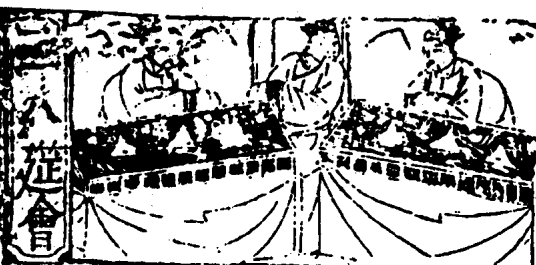
三國志傳

（湯學士校本）下「明」羅貫中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鑑彙編通俗三國志傳卷之六

趙子龍截江奪幼主



八庭會

建安十七年壬辰歲正月劉玄德與劉璋大會于涪城
則二人相見盡訴弟兄之情談宴終日盡歡龐統引法正
德曰先帝聞殺劉璋西川不勞而定玄德曰初入蜀中恩信
此事決不可行次日又宴於城中酒至半酣龐統執法正議曰
在掌座之中由不得主公便教魏延舞劍暗喝下手延接劍曰
開無樂頭舞劍爲戲龐統便呼衆武士入堂曰公魏延下手劉璋
手主從事張任見魏延舞劍目擊劉璋亦舞劍出口舞劍必須有
對其請伴之二人對舞張任目視玄德龐統以目視後劉璋便接
劍出曰舞劍必須有跳開推心者遂縱走舞人劉璋冷也即督各
擊劍出曰我等當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曰劉璋曰吾兄弟乃
漢室宗親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而爲
不棄劍者立斬之劉璋亦叱之衆皆紛然下堂玄德謂諸將士
堂以酒酌之曰吾兄弟共議大事豈有二心汝等勿驚宜開懷

延張住

延前舞劍



樂有異心者絕極于孫家將皆頃首再拜劉璋抱玄德而言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吾以仁義躬行天下安忍如此汝勿復言却說劉璋歸寨劉璋曰主公今日見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圖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弟玄德非此等人也眾將曰他雖無心手下之士皆欲併吞以圖富貴劉璋曰汝等勿以此言聞吾兄弟之情自此二人會飲並無猜疑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行玄德慨諾遂引本部往葭萌關眾將勸璋守關以防玄德玄德初時不從後命楊懷高市二人守把蒯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比到葭萌關施恩德以收民心却說有人報知孫權權會聚文武商議曰當初吾欲與劉璋一同取川誰想今日背吾目取富優如何顧雍進曰劉璋分兵遠從山險而去未易速回何不差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然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可得荊襄矣權曰此計大妙便今起兵忽吳夫人在屏後大喝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以雪吾女之恨吾止有此女嫁與玄德見在荊州若其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又叱孫權曰汝輩父兄之

周善請孫



坐鎮八十一州尚猶貪心不足只顧小利不念骨肉係誰咎曰
老母之訓安敢有別吳夫人恨願雖而入孫權退於刺上自思遂
會失去幾時得遇沉吟之間不覺張昭立於面前問曰正
思適間之事昭曰極易也先差一人帶五百軍粉作商人衣引荆
州下密書與夫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嗣後事取夫人星夜回還玄
德平生口有一子交夫人就帶還國暗地下船順水而來那時若
順我把荆州換阿斗如不睦一任動兵何碍於事權曰此計大妙
吾有一人姓周名善素有膽勇自幻隨吾足可以命之昭曰切勿
漏泄只今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分作五船皆扮作
商人於中更詐脩國信以備盤詰船內暗藏軍器周善到荆州過
船江邊自入荆州令門吏入報孫夫人喚入呈上密書夫人見說
國太病危洒淚問周善拜訴好生病重且久只念夫人倘去得
遲恐不相見就要將阿斗帶去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交軍師
知會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待王人知道回報方許
下船却如之何夫人曰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

趙子龍領



應備下船隻今便請夫人出城上船孫夫人聞母病危如何不
 遂將七歲子阿斗載於車中隨帶三十餘人離荊州來江邊下船
 此時孫夫人下在船中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
 夫人慢行船上人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子龍在公安巡哨曉知
 夫人消息大驚遂帶四五騎趕到周善手執戈喝軍士一齊開
 船各將重鎗出來擺在船上現兼風順水流趙雲趕着叫道任夫
 人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問道汝是何人敢當主母沿江趕到
 暮夜灘畔攪一隻漁舟趙雲棄馬挽鎗跳在船上口帶傷兩人駕
 小船運取東吳大船去周善交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斫之紛紛
 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周善長鎗亂刺不能得進趙雲亂帶青
 鋒寶劍分開鎗湯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夫人抱阿斗
 在膝上喝曰趙雲敢無禮雲慌抽劍聲喝曰主母何不令軍士
 之便行夫人曰母病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帶小主人
 去耶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視雲曰主母差矣主
 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小將在當陽百戰中救出今日將夫人

張飛駕船



截取阿斗

時同也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前一武士安敢管吾家事趙雲曰
夫人豈下小主人夫人曰汝半路輟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雖萬
死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住趙雲推倒侍婢就在後
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欲要傍岸文無劍手欲要行兇又碍道埋
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來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拔劍
人不放近周善在後梢夾舵放船流水順風而使趙雲獨掌難鳴
只護得小主人竟能得船防岸事在危急只見下流頭十數隻船
來船上麾旗擂鼓船頭一魚夫拍手執長戈大叫留下我姪兒了
去眾人聽之乃張飛也其來勢如破竹吳兵慌了
手脚張飛手提短劍跳上吳船周善捉刃來迎被張飛一劍砍着
提頭擲於孫夫人面前夫人大驚曰叔三何太無禮飛曰嫂三不
以哥三爲重私自歸家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若
汝兄回報須慢了我你若逼我回去願投江而死言罷而跳江
與趙雲商議若逼殺夫人非臣下之道遂只護阿斗過船乃與
人曰俺哥三太漢皇叔也不虧嫂三今日相別若念哥三

權觀張紘

哀書大憫



來遂聲喑畢放了夫人五隻船去張飛趙雲奪得阿斗歡喜同船
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趕到接見阿斗歡喜而回使人往豫
前關報玄德却說孫夫人回見母兄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
江奪去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妹已歸於彼不親殺周善之仇如何
不報喚集文武商量盡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如何起兵

曹操與兵下江南

係權止議欲取荊州忽報曹操大起水兵來報赤壁之仇權驚
文武商議忽報長史張紘自會稽到家而死有書呈上權視書曰
臣張紘臨終拜呈主公吳侯麾下自古有國者咸欲以修德政
比隆盛世至於言治多不聲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王上不勝
其情故弗克耳耳之人懼難以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
反傳曰從善如流從惡如流言善之難也人君匡其不逮無
於人忠臣挾匡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
君應錄求賢如鵲渴受諫如不厭而義斷恩絕也宜三思焉
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廷居垂萬世之業紘不勝奉主之至

董昭勸操



進解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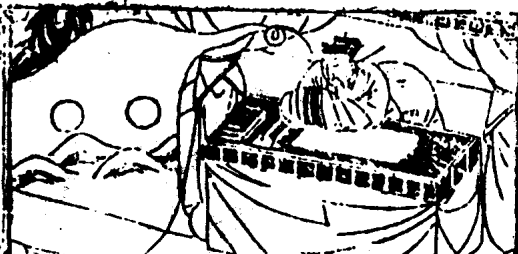
孫權勸曰張子綱今君遷居如何不從即日遷都於建業蓋有頭
 城今之建業古之稱曰吳進曰可矣濡須水口築塢以拒而兵
 賊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得孫權築濡須塢却
 說曹操點軍起行矣史董昭進曰自古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乘
 持釣軸三十餘年矣夷群臣百姓除害而漢室復存呂室周公
 莫及豈可與諸侯同坐同列合受魏公之任宜加九錫以彰天下
 侍中苟或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以匡漢室秉忠貞之誠守退讓
 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聞之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
 一人而阻大衆耶遂尊操為魏公苟或掩淚出曰吾不想今日如
 此操深恨之以為不助已附九錫名故大略戎略各一玄牝二
 大器全帛也此操兵中在去交冕之服赤烏羽扇各一玄牝二
 車轅之樂六佾之舞六佾之行也天子八佾王六佾大夫四佾士
 納陛以登朱戶紅門虎賁三百人黃旗乃中侍鐵鉞各一或大
 一州天一色也族弓十依矢十條也鉅營一豈瑤瑣副焉
 者乃金酒降和之用白酒乃中侍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

曹孟德興



興兵下江南就帶荀彧同行勞軍於譙荀彧知操有殺害之心進
病留於壽春操使人推餅起程或歎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見
漢君也忽操使人送飯食一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
一物彧曰止於此矣遂自服藥而亡年五十歲史官有詩贊曰
穎上荀文若 人稱王佐才 聲名齊五嶽 功業振三才
孟德無終始 留侯不再來 忠心懷恨死 天下盡悲哀
其子荀彧具奏報操二其懷悔差人厚葬諡曰敬侯且說操大
兵至濡須本上九差三萬鐵甲馬軍探哨至江邊回報沿江一
帶遙望旌旗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就濡須口
擺開陣勢引百餘騎上山坡遙望見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
分五色軍器鮮明見當中船上青羅傘蓋下坐著孫權文武侍立
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勿謂聲也
響船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軍衝動曹兵退後便走止處不住千
百騎趕到山坡邊為首是孫權親自引隊馬軍來擊曹操三大將
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直搶上坡曹操背後大將許

兩輪



紅日出現

褚縱馬舞刀敵三將曹操得脫歸寨在寨中三將戰半响方
 操正在寨中誇誇三將之能責罵眾將敵先挫吾威再後如此
 背斬首至二更時忽寨後一聲喊起緊急上馬見四下火光
 兵劫中大寨殺去天明退五十里却才收住敗軍下定寨訓
 曹問關看兵書思曰丞相既知兵說之效豈不知兵貴神速乎
 丞相延日久於孫權得軍備來請引口為場甚為有理不若且
 罷兵還許昌別作良圖操不答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夢驚
 湧如萬騎相爭操視之見大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目操
 起見天上有兩輪太陽對照忽然江心中推出來着飛來
 於寨前山上其聲如雷轟然響徹了一夢喚前軍連聲報午時
 操交備馬引五十餘騎出寨驚奔夢中所見日落山處看之忽見
 一簇人馬約十餘騎當先一人渾身金甲頭戴金盔操視之乃操
 權也權見操不慌不忙勒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
 矣何故不足尚圖江漢操曰汝為臣不尊王室吾奉詔來伐操
 笑曰汝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誰不知汝挾天子今諸侯吾非不

操觀權書

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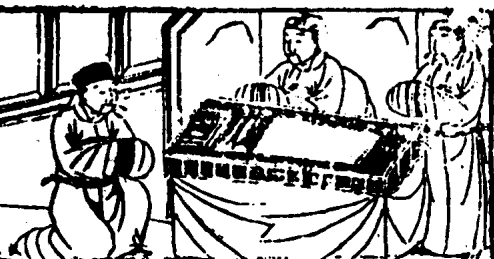


前詔實欲討汝以正國家操大怒叱令諸將去殺孫權忽山背後
兩彪軍出左隊當周泰右陳武潘璋兩邊亂射箭如急雨掠急引
眾將望寨中走背後四將趕來到半路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因
此救得曹操孫權兵奏凱望濡須去了操還營寨自思孫權非等
閑人物紅日之應後必為君心中已有退兵之意只恐被東吳笑
耻因此兩邊相拒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敗建安十八年春正月
天連陰雨小港皆滿操軍皆在陷阱之中操竊聽之各寨軍皆極
望操心其憂當日正在寨中與眾將商議有一半勸操收軍有一
半云即日看煖正好相殺不可退歸忽人報東吳有使者齎書來
到操折開視之書曰

吳侯孫權再拜致書大漢丞相麾下切謂彼此皆漢臣室不思
報國安民為本矣施兵甲非仁者之心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
去各圖安逸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有批一行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權
不欺我也遂賞使者令回命麻江太守朱光領眾饒城書收軍回

張昭獻計



鍾士仲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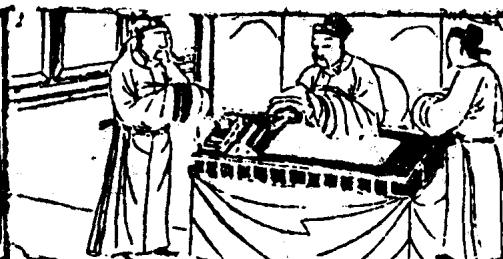
許昌孫權亦收軍回秣陵與眾商議操雖比去劉備尚在漢中
未還何不引相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進曰某有一計令劉備
於西川不再還荊州矣孫權大喜問計如何

劉玄德斬楊懷高沛

張昭曰若一動則曹操兵必再至不如修密書二封一封與劉
璋言劉備有書結連東吳欲圖西川使璋備相疑外內相攻一封
與孫權曰進兵何荊州間諜二處使攻劉備首尾不能救護則
孫權自可諸矣孫權從其計即廢使暗投二處去了却說玄
德在許昌關知曹操兵犯濡須與龐統共議曰操擊孫權操若
則就取荊州權勝亦取荊州矣當知之何統曰可移書劉璋處只
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乃唇齒之邦唇亡則
齒寒張魯自守之賊不敢犯界吾今勒兵回荊州共孫權約會
破曹操奈兵少糧慳望想舊日之故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士
船星夜發來勿致有誤若有軍馬錢糧却作商議玄德從之
望城都來到關前楊懷聽知此事遂交高沛守關懷同差人往

龐統獻計

與玄德公



都見劉璋言曰軍馬錢糧之事劉璋問楊懷爲何而來懷曰事
此事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施恩德以收民心此人居此甚是不
宜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上之如助乾柴於烈火之上爲難
矣璋曰言重矣爲衆見之情不可廢也一人昂然而出曰劉備
雄人也若久留蜀中是放虎入山今更助之軍馬錢糧如虎添翼
也切不可與之衆視之乃雲陵陽人也姓劉名世遠字子初此
人曾下黃權又諒劉璋乃勉強撥老弱軍四千糧米一萬斛
足軍器各五千發使者回劉璋交楊懷緊守關隘使者回至
見玄德具言此事隨後送糧人至玄德大怒曰吾與汝推強破敵
費心勞力汝既吝何以待我遂含怒回書龐統曰主公只以
仁義爲重今竟如何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任
主公自擇焉只今便選兵書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完此上計
也楊懷高沛蜀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隘今主公佯曰回荊州
二將必來相送請擒而殺之先據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
退還白帝城劉璋徐圖進取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

斬張



松十市曹

不可以矣玄德曰上計太促上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親交作書辭別璋虛言曹兵樂進軍至清泥口兄弟鬩羽抵敵不
住吾當親自助之不及而會特書相辭使人入城報知却說張
松聽知玄德回荆州只道真心急有書一封却要令人送與玄德
正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
松有調戲之意奉酒飲至半酣松和兄張肅觥籌交錯忽落此書
被肅從人拾得須臾席散從人以書呈肅上開視之書云松頃首
端拜主公皇天麾下昨當道言並無虛謬何遲太甚連守順取古
人之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
聞知如有所失如書呈到疾速進兵以圖王業幸甚松頃首再拜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遂將書見劉璋說
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璋大怒曰吾平生以仁義待人誰
想如此遂下令將松一家盡斬于市劉璋斬了張松與文武諸
將備敘等基業當知之何謂權曰事不宜遲即差人告報各處關
隘並不許放荆州一人入關却說玄德微兵回涪江先使哨馬告

玄德怒斬



湯懷高沛

報關上曰吾荊州兵來日還回請高楊二將軍相別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聽知玄德經過欲求相見懷曰玄德此行若何沛曰我皆藏利劍於送行處刺之以絕後患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各帶隨行二百人遠送其餘留在關上却說玄德大軍進發前至涪水之上驛就在馬上與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必須防之若不來就提兵還過關上不可遲緩正說間忽一陣旋風吹馬前帥字旗欲倒玄德驚問關上曰此警報也楊高二人必有刺王公之心可整兵防之玄德乃披重鎧自佩寶劍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士歇息已定龐統分付黃忠魏延但關上人來不問大小人馬一箇也休放回黃忠魏延領了將令却說楊懷高沛身藏利劍牽牛送酒而至見軍中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二將入見玄德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獻禮曰今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玄德曰吾有密事共二將軍商議關人皆出退避手下人盡出玄德喚曰吾與劉璋是同宗兄弟汝何故問謀親情喝左右拿下帳後轉出四五十人三將捉下龐統喝令搜之於身畔各